

山河犹见英雄气

——古辽西走廊戍边景象走笔

■王久辛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当年我在河西走廊当兵,时常想:“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李广,面对来犯的匈奴,必定是弯弓跃马,流星般驰骋,斩杀敌军,令匈奴闻风丧胆;而后,他一骑绝尘,扬长而去,遂在大西北留下了“飞将军”的美名。

然而没承想,我来到辽西走廊大凌河畔采风,竟意外得知李广的马蹄声,不仅甩在了陇西、雁门、云中,还撒在了他出任太守的右北平郡所辖辽西大地。西起嘉峪关,东到山海关,李广策马引弓、驰骋御敌,不只在西北,在华北、东北,都有他的故事流传。

潜龙腾渊,边关立功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一位戍守辽西的英雄——秦开。与纵横驰骋的“飞将军”李广不同,他先是忍辱负重,潜伏在东胡赢得信任;之后,探得东胡军马粮草,要地布防等情报,密报朝廷,并率大军杀来,打得东胡人仰马翻,溃逃千里。

秦开,出身鲁国秦氏,乃燕国名将。战国后期,东胡时常南下烧杀抢掠,公元前315年竟把燕国打得大败。燕国被迫求和,并将一些贵族送往东胡当“人质”。秦开也在送往东胡的行列。他有大智大勇,潜入东胡后,与东胡人把酒言欢,称兄道弟,赢得东胡人的信任。于是,东胡人对他放松了警惕,大事小事都不避讳他。秦开借机将东胡的风土人情、军事地理等,悉数摸透。

一次,秦开趁贩马的机会,逃出东胡的掌控。当他跑到燕国边境时,恰好遇到燕国的巡防队伍。回国后,秦开立即向燕昭王汇报收集到的情报,并建议收复失地,表示愿随时听令,率军冲锋打头阵。燕昭王授其兵权,命他以静制动,伺机出击。结果一等数年,到了燕武成王时期,秦开统领大军出击东胡,大获全胜。

为巩固边关,燕国北修长城,置郡管理。辽西郡即当时所设,治所设在阳乐(今辽宁义县)。辽西,一片英雄辈出的土地,不仅李广、秦开在这里建功史册,之后亦有无数英雄竟出于此。可以说,古称渝水的大凌河两岸,到处都有英雄的足迹。

母子忠烈,义薄云天

东汉时期,鲜卑骑兵时常进犯辽西

郡。当时,赵苞被朝廷任命为辽西郡太守。听闻鲜卑骑兵时常来犯,他赴任时就没有携带母亲妻小。

赵苞到任后不久,发现这里的百姓精于骑射,便计上心来。他要以骑兵对付鲜卑的骑兵,遂组织百姓训练骑兵战术。百姓自备兵器马匹,官家出饷,将官教授,农闲操练。仅一年,赵苞就训练出一支勇猛彪悍的骑兵部队。

年关将至,赵苞看自己兵强马壮,料鲜卑不敢造次,便派人去老家接母亲和妻儿来团圆。不料,这稍一轻心,便酿成大祸。当赵苞的老母和妻儿走到柳城界时,竟被埋伏的鲜卑骑兵掳走。赵苞焦急万分,却又无计可施。鲜卑人知道赵苞是宁折不弯的硬骨头,便以老母和妻儿要挟其投降。

鲜卑人将赵苞的母亲和妻儿捆绑押在军阵前列。赵苞见状心如刀绞,说:“娘啊!儿的罪状大了。接您本想膝前尽孝,没想到竟给您带来了祸难。我是您的儿子,也是国家的臣子,大义使我不能顾及恩恩而放弃忠节,只能用万死来弥补大罪了。”

赵母听到儿子的吼声,也冲赵苞大喊:“儿呀,人各有命,岂能因为我就不顾忠义?”

听老母亲这么一喊,赵苞立刻横下心来,杀出城去,大败鲜卑军。然而,母亲和妻儿却惨遭鲜卑军杀害。不久后,灵帝听说了赵母的壮举,热泪盈眶,特派人到辽西郡吊唁,并褒奖赵苞。赵苞满含悲痛安葬了母亲和妻儿,对士卒说:“食禄而避难,非忠也;杀母以全义,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于天下!”说罢,这位大义凛然的大丈夫,因悲痛过度,口吐鲜血而亡。后人依此编创了京剧《血战辽西郡》,久演不衰。大凌河两岸的百姓,至今仍在传扬着赵苞、赵母的动人故事。

赳赳武夫,青史留名

古代义县,又称义州、宜州等。沿古道向北,就是古城义州的“安泰门”。门对面蜿蜒的大凌河自西向东奔流。沿河上溯,我寻访到另一位英雄——韩贞的不朽功绩。

赳赳武夫,在青史留下的不仅有累累战功,还有流芳百世的历史文化遗产。大凌河右岸,是福山;临河悬崖上,是万佛堂石窟。石窟东区的凿建人,就是北魏时期的韩贞和他带领的74名将士。这项功在当时,利在千秋的大业,竟然出自一群守边的军人!我在想,他们哪来的心志,耗资费力凿建这些与守边职责无关的石窟呢?有一块造窟碑文,记载了其心其志。

碑上写得明白:要以美好实在的

典范,弘扬至圣无极的光明。一介武夫,造化风俗、文明乡里,而且出钱出力,着实令人敬佩。碑上记载得清清楚楚:韩贞与74位将士反复磋商,共同谋划了凿窟造像之事。他们不仅守边固塞,还主动担负起慰问民众、扶助贫弱的责任。

史载,韩贞在辽西爱民助民、慰问民众的政策是:有外敌犯边时,就带兵出击;稳固平安时,就带领官兵士卒修建石窟。他们是要以一众之力,凝聚起万众之心,以提高当地各民族人民的精神文明水平和思想境界。这个守边之举是多么高明啊!

天骨开张,光芒闪溢

事实上,在精神文明领域,古代戍边的将士一直都有着极其卓越的贡献。在万佛堂石窟西区第五窟内侧的石壁上,就记载着另一个戍边将军的惊世创造。

辽宁省博物馆的同志介绍:北魏太和二十三年(公元499年),营州刺史元景为孝文帝祈福所建万佛堂内的《元景造像记》,是中国北魏时期的珍贵碑刻。碑刻不仅记录了石窟建造的历史,而且在中国书法史上堪称珍品。

有资料载,梁启超看到拓本后,赞誉其“天骨开张,光芒闪溢”;而康有为赞其为“元魏诸碑之极品”。而此“题记”之书法,很早就被学者当作字帖临摹。

元景乃一介武夫,他造佛堂想立功并不稀奇,稀奇的是他还要作个“题记”,还要找位字写得好的人来写。能把碑上字的书写者请到,并让人在碑石上刻出,这需要有相当的文化水准与书法鉴赏造诣和修养才行。由此看来,古代的将军,至少这位元景,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军人。

目前,有关元景的史料不多,在万佛堂立有一座铁铸的元景将军像。元景将军像是几十年前当地老百姓从大凌河底打捞上来的。虽然历经几百年的侵蚀,仍可看清将军的威仪容貌。

文峰塔下,家国情深

在辽西,我为何会惊叹不已呢?韩贞、元景等这些古代的赳赳武夫,竟然一直都在关心着人的精神世界。这似乎与我们寻常所见所闻的古代军人形象不完全一样。他们在戍守边关时,又加入了对人的精神层面的关怀与塑造。行走在大凌河畔,所见所闻拓展刷新了我对辽西和古代戍边将士

的认识。

且让我们驻足远望一下文峰塔吧。它犹如身着一袭白裙的少女,站在阳光下银光闪耀,挺拔的英姿好不俊秀。当地同志介绍说,此塔建于明成化十年(公元1474年),是骠骑将军王锺借为母祝寿而建造。当地同志说,驻守边关的官兵来自各地,有的才十五六岁,想家、思念家人在所难免。王锺将军知兵心、暖人心,无论年长年幼,这些兵娃子不都是家乡的子弟、娘的儿吗?所以王锺将军就以母亲祝寿为由,倡议建一座“文峰塔”。

王锺对官兵说,他也是娘的儿,自幼母亲教他读书习武,教导他要文武双全,不可偏废。他还说,现在咱们当了兵,武是有了,还差个文,我们就建一个塔,名字就叫“文峰塔”吧。将士们哪个会听不懂?哪个会不乐意呢?习武之余读书,身心双健,岂不乐哉。尤其闲暇时,来塔前祈祷父母健康长寿,自然疏解了思乡之情。戍守边关,再苦再累,站到塔下念想着母亲与家人,还有什么苦和累挺不过来呢?我觉得此举体现出王锺将军的“忠孝之心”“人同此心”“将心比心”。

山河万里,遍地英雄

在辽西,每走一地,我都能听到有关戍边英雄的故事。他们的事迹令我感动,也令我沉思。行文至此,我却才写了所遇英雄的半数不到,还有更多的人没有来得及写。然而,我又觉得我似乎已经写过他们了。这里所写的几位,除了“飞将军”李广的知名度很高,其他5位似乎并未见有广为人们知的记载。在几千年历史上,这仅仅是一个义县,一个辽西。如果推而广之,放眼整个东北、大江南北,又该有多少英雄、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值得大书特书!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此刻,我突然想到毛泽东同志的诗词。多难多艰的日月啊,饱含着无尽不竭的热血豪情、飞扬着取之不尽的灵感智慧,我辈岂能无忘志怀?一代又一代传续着的精神,是流注于数千年厚土之下的英雄热血,还是弥漫在无穷无尽蓝天白云中的烈士灵魂?放眼望去,从义县开始,到辽西、到东西南北中的祖国大地,我仿佛看到遍地的英雄,他们听着夕阳西下牧归的笛声,欣赏着千家万户飘出来的袅袅炊烟,颌首微笑着。而这微笑所洋溢出来的美好,似乎就是一种精神,属于世世代代中国军人的精神,这精神进入人心,博大精深,意味无穷……



大海上开出的花

■刘林肯

点火,腾飞——
导弹喷射出炽热的火焰
带着勇气和力量
引燃着大地的激情

飞行
画出的美丽弧线
胜似天上虹
精准、飞行,直到
精准落在预定的那片海
溅起巨大的浪花

忠诚的根系
在红色的血脉中深扎
为了这一刻
血汗炼成了盔甲
筋骨炼成了钢铁
为了这一刻——
使命必达

请记住这一刻
这是大海上开出的
闪烁着金属光泽的花
请记住这一刻
每一刻

军营纪事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喀喇昆仑,环境艰苦的高寒之地,终年不化的冰雪反射着凛冽寒光。冰雪如同一层厚厚的铠甲,包裹着这片广袤壮美的土地。高寒缺氧的环境,对任何敢于涉足此地的生命而言,都是严峻的挑战。

“等抵达我们的点位,你就能更加深切地体会到戍边官兵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坚如磐石的信念了。”某部指导员沉稳且充满力量的话语,引发我的好奇。

在班里住了一周后,我得到一个机会,跟随驾驶员踏上为山上战友运送物资的路途。满载物资的卡车,缓缓驶离营区,车轮转动着,碾轧过满目荒凉的大地。

驾驶员一边专注地紧握方向盘驾驶,一边操着有些沙哑的嗓音说:“在这海拔5000多米的地方,高原反应就像甩不掉的影子,时刻跟着我们。夜里头疼得厉害,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已是家常便饭了。”说话时,他的目光始终直视着前方蜿蜒曲折的道路,眼神中透着坚毅。

山路崎岖险峻,车子时而吃力地攀爬在陡峭的山坡,发动机发出低沉的轰鸣声;时而涉过冰冷刺骨的溪水,溅起的水花打在水窗上,瞬间凝结成点点冰花。

我望着车窗外不断变换的景色,心中感慨万千,忍不住问道:“冬季往山上运输物资,肯定是困难重重吧?”他点了点头,说道:“是的。寒冬时节,山上的积雪能有一米多厚,路被雪埋得严严实实,车子根本走不了。官兵哪会被这些困难吓倒啊?天还没亮,他们就扛着铁锹出去铲雪了,就盼着能让车辆安全地把物资送上去。那场面,真的让人看了既心疼又敬佩!”

听着他的描述,我的思绪被拉到那片冰天雪地之中。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官兵的身影如同一座座屹立不倒的雕像,他们被风雪“雕琢”的脸庞,写满坚毅与刚强。他们手中的铁锹,一次次有力地扬起,一个个清晰的脚印,见证着官兵年复一年的坚守。

经过颠簸而漫长的行程,我们终于缓缓停靠在一片草地上。我迫不及待地推开车门,极目远眺。一座座山峰覆盖着皑皑白雪,宛如戴着一顶顶璀璨夺目的银冠,在阳光的映照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近处,清澈的河水潺潺流淌,发出悦耳的声响,仿佛在诉说着这片土地上的故事。军马和牦牛在两岸悠然地觅食,它们时而低头啃食,时而抬起头望向远方。这如诗如画的美景,让我沉醉。

点位上的官兵见到车来,迅速行动起来。不多时,卡车就被搬空,物资也都顺利送入地窝子中。地窝子以钢管为骨架、石板为墙壁,红柳与水泥巧妙结合,构筑成了一个个坚实而又可靠的“家”。这些地窝子宛如苍茫大地上的的一座座堡垒,也是官兵在这片苦寒高原上的温暖港湾。

随后,我跟随一位藏族战士走进另一处地窝子。在这个地窝子里,我看到大通铺的床头不远处,正燃烧着一座煤炉。“这就是我们平常睡觉的地方,大家交替值守,累了就在这铺上休息。”他热情地向我介绍着,话语中满是对这个

喀喇昆仑兵车行

■邵博康

“家”的热爱。

我走上前去,在地窝子里想象着官兵平日是如何在这狭窄的空间,度过一个个艰苦的日子。此时,我深切地感受到驻守官兵的坚强,那是一种能在严寒中绽放出温暖光芒的力量。

我与这位藏族战士的交谈愈发深入,从他那明亮的眼眸中,我看到他内心深处自豪与骄傲。他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述着一家三代从军的故事。他的爷爷曾经是一位老兵,家中那些闪耀的奖章,便是爷爷光荣从军路的见证。他的父亲,也曾任部队发光发热。参军报国是他们祖孙三代人的共同选择。

高原的天气说变就变,方才还是阳光倾洒,温暖宜人。转眼间,乌云便如同千军万马般奔腾而来,迅速遮蔽了整个天空。紧接着,冰雹噼里啪啦地落下来,狠狠地砸在屋顶上,发出杂乱有力的声响。然而,外面的军马和牦牛依然从容地吃着草,仿佛这突如其来的恶劣天气,不过是高原上的又一次寻常“问候”。

那位藏族战士贴心地递来一杯热水。他微笑着说道:“喝杯热水暖暖身子吧。”我接过热水,暖意从心底油然而生。我好奇地问道:“冬天这里用水方便吗?”他答道:“咱们桶装水储备得挺充足的。生活用水就从门口这条河里取。冬天河面结了厚厚的冰,大家就用锅把冰凿开,取冰回去,放在炉火边融化,就能正常使用了……”

归时,已近黄昏,夕阳余晖为这片土地披上一层金色的纱衣。驻守在高山之颠的官兵,即将开启又一个漫长的夜间值守。他们在喀喇昆仑的群山之中,用青春和热血谱写着动人的戍边壮歌。



待细把江山图画 (中国画,中国美术馆藏)

傅抱石作



长征

第 6368 期

